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硃批諭旨卷十三上

詳校官編修臣繆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八百九十一 史部

硃批諭旨卷十三上

硃批毛文銓奏摺

雍正二年五月十四日貴州巡撫臣毛文銓謹

奏為據實奏

聞仰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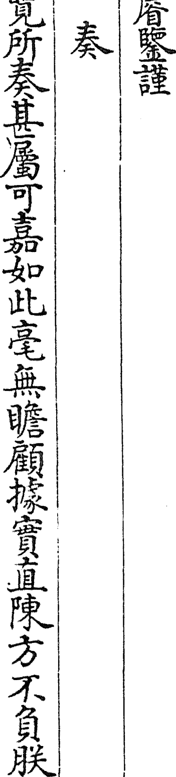
睿鑒事臣蒙

皇上高天厚地之恩擢撫黔疆於到任之初盤查藩庫

應存正項錢糧共該銀四十一萬有竒今僅存銀一十七萬三千餘兩臣細加查詢内除各省解官輕少平頭並武職循例預支季餉等項外竟缺銀一十八萬有零始知為前撫臣金世揚用去查金世揚所用之銀惟康熙六十年備辦凱旋浙江滿洲官兵船隻據開五萬四千九百八十餘兩之一項

奏明餘皆私用悉將水銀作抵臣查金世揚收存之

水銀爲數實多應否一面飭行藩司招勸商販悉照時價變銀還庫如還庫不足另捐奏請發金世揚来黔賠補抑或目下即令金世揚来黔自行銷賣還項至臣屬員中有柔懦無能者當吏内有强梁不法者并臣標下兵丁不堪已極均宜加意整理容臣次第請旨遵行外茲緣事關庫項理合先行奏聞伏祈



睿鑒謹

奏

覽所奏甚屬可嘉如此毫無瞻顧據實直陳方不負朕

委任封疆之意也勉力為之金世揚已諭部將伊發往

雲南清楚錢糧完日速回貴州彌補伊巡撫任內虧空

之項另有旨外爾所奏數事交總理事務王大臣等容

議一摺發來爾其照議遵行此朕諭令容議者不可入

本具奏

黔省吏治戎政俱懈弛至不可問矣經張文煥劉蔭樞
蒞任之後吏爲不堪爾必竭力整飭一番方好趙坤能
清勤自勵實心任事否此任提督殊不及伊總兵之聲
名爾等宜文武和衷互相勸勉必如滇省一般同心戮
力無負朕期望之殷更聞貴州苗種不一而狆家苗尤
屬兇狠近年來内地刁頑人民往往投入彼之巢穴勾
連生事報復私讎而營伍中每公攤銀錢以備贖取兵
弁之費竟有如此可笑之事如何其可究其所以總因

武備廢弛官兵不敢正眼覷視苗猓故爲此掩耳盜鈴之舉以因循自便耳有司貪暴不恤民隱驅之為盜武弁畏懦不敢察詰任其逃亡頽風積弊至於此極爾亟當悉心籌畫既不可姑息以滋長惡習亦不可急驟致激起事端逐漸整理勤而勿懈訓練營伍時時教演申飭屬員務得民心更加懲奸癉惡除暴安良行有成效庶不有忝厥職也將朕此諭亦通知趙坤或傳伊到省領旨汝二人密相商酌諸凡講求萬全而為之果能於

國計民生實有利濟處朕之耳目自能洞照也勉之勉之

雍正二年五月二十九日貴州巡撫臣毛文銓謹

奏為謹陳行伍情形仰祈

睿鑒事竊臣撫標兩營兵丁之内原不無精壯之人但緣怠情成風遂致委靡不振查每月向係三操至教場每兵不過放數鎗射數箭輙各回家如遇風霜雨雪便不出操臣訪查其故皆云相沿已久難

貴州撫標之廢弛朕所深知

從劉蔭樞撫黔後更至不堪矣

以督責臣到任後先結之以是極恩次繼之以當極威訓飭

封疆大吏常將言語諄切鼓勵自必有益不教而殺謂之虐教而不改然後繩之以法彼亦無怨矣

再三伊等已各翻然改悔各營將備現在督率勤操臣除一面在外省聘取弓馬高强者到黔教習外合先具

奏謹

奏

覽

同日又

奏為奏明陋規事竊臣衙門共有節禮銀七千兩臣
分文不敢收受外有藩司平頭銀二千兩標下親
丁銀二千一百餘兩貴陽等府州縣稅規銀三千
六百兩又有官租米八百石相應逐一
奏明應否作何賞給臣養廉之處伏乞
皇上指示欽遵臣更有請者營兵盔甲弓刀俱屬遠年
之物舊敝不堪悉須另製約計銀三千餘兩更有
地方公務需銀之處亦多黔省別無所有即俸工

一項現奉

諭旨地方公務不許動用俸工臣再四思維可否在於

前項七千兩内擇其可收者每年量收十之六七

令繳藩庫製備弓刀盔甲與夫應辦地方公務理

合一併

奏明仰祈

聖主睿鑒謹

奏

歷來天下督撫之羨餘養廉一事朕從未批諭一字其項應取其項不應取也秪在爾等取所當取而不涉於貪用所當用而不流於濫須還朕一是字而已朕斷無有令爾等督撫司道以至州縣各官身受凍餒為國家効力之理即或一塵不染而毫無益於地方善者不能勸惡者不能懲甚至公務叢脞此等清官形同木偶亦何足貴茲若令爾等取之烏乎可禁之尚多不肯遵奉竟諭令取之則何所底止若令勿取亦不可倘爾等但

以潔已矯廉為極則置庶務廢弛於不問因不取而致貽誤公事則為害尤甚若止圖章奏美聽批諭合理令爾等陽奉陰違明辭暗受又非君臣交孚股肱心腹之道所以朕每訓諭爾等廉尚不可為而況貪乎惟在爾秉公執正以處之朕自能照鑒無庸奏白亦不須朕批諭也爾爾貴州幅𠟗不廣羡餘尚有限其他各省督撫豈朕之一言一諭所能包括無遺者歟朕惟總斷公私是非以作權衡至此等條欵煩碎細事朕實不違即如爾

所奏將七千兩繳庫應辦公務一說爾意果欲如此何必冒此請旨收節禮之名竟可傳集屬員將此項作何公用之處明白諭知自必通省宣聞朕諒爾之屬員亦未必不心悅而樂從寧須奏請於朕命巡撫收受節禮以辦公務耶朕實不便降諭爾其相機宜度情理實心為國計民生竭力行去莫謂朕之照察遠而弗屆也勉之

同日又

奏為奏

聞事竊貴州一省僻處萬山之中夷多漢少苗賊苦害

前數次差員過黔之便朕正為此屢諭爾也

良民已非一日查苗人種類不一其中最不法者

定番州之案卷不可問矣

名曰狆家苗通省惟貴陽府所屬之定番廣順兩州地方狆家苗為多凡各處姦苗行刼地方之後

豈止奸苗而已內地無賴之徒逃亡入內勾引苗猓報

類多竄匿定廣苗寨潛身緣定廣苗寨險阻窩箐

復刦掠種種情形朕所悉知者

深林不見天日該地方文武慮以啟釁招尤每每逡巡臣以為治苗之法固不可以多事然亦不可

通極是

以畏事夫畏事之弊與多事之弊同（極知此則何事不得其中也）臣現在選擇

熟悉苗徑之人探其曲折俟探明後當與督提二

臣細商只須處死數人則苗患必漸漸可彌合先

應處者自不可姑容

奏明伏乞

聖主睿鑒謹

奏

覽奏甚屬可嘉如此方為不忝封疆大吏之任也爾等

誠能實心任事朕自然知悉但天下事大抵言之易而

行之難果如此奏言行相符朕得人之喜何可名言勉為之

同日又

奏為奏明礦廠事竊查黔省如阿都䝨書猓子等銀廠已經題報外尚有釘頭山齊家灣等處鉛廠昔日俱屬私開即臣前摺奏聞之濫木槁水銀廠從前亦無分文歸公之處今臣逐一清查現檄藩司議定抽收之數俟詳議到日即

會同督臣高其倬題報歸公總不許地方各官染
指分文至於已未題報之廠非悉心調劑難免侵
漁臣已頒發調劑事宜并令藩司選委賢員前往
管理伏乞
皇上睿鑒謹
奏
司事之員若令分文不染指亦是難事何則但知守分
而無才術者不能糾察奸宄致令聚衆生事或懈怠因

循尤滋弊賫即使遵守爾法而不踴躍從事盡心釐剔亦無益也朕意仍宜為之少留餘地俾司事之員微有沾潤庶幾賈勇向前此等事究宜委任有才情作用之人始有成效設有才守兼優者固不待言矣第恐難得其人若徒取操守而才力不及者於此處殊為鑿枘不相入也

同日又

奏為謹陳末議仰祈

聖鑒事竊惟貴州地處邊末各官實非他省可比更有
山僻州縣四面環夷錢糧不過百十餘兩即縣署
州衙亦惟草屋數間似覺更苦故凡任此等地方
凡類此等者終非為國為民之良吏不過榮利是趨之流亦無足惜
之州縣率多棄父母捐妻子而來顧此荒涼類生
怠惰貽誤地方夫人臣既蒙
恩命牧宰一方原不容因地方之饒瘠而遂分勤惰於
其間今或有此等之員者總由勸懲之法不立故
耳應否容臣會同督臣審擇山僻窮荒尤甚之州

縣各數缺具本題請定例嗣後三年之內果能刑

如遇優等者題薦數員不法者糾參幾人勸懲在其中矣

清政簡盜息民安興利除弊督撫保題即以應陞之缺陞用倘仍怠情貽誤地方嚴參倍處黔省如

此說不可朕另有旨

貴陽鎮遠等府及定番廣順鎮寧普安麻哈獨山黔西大定等州畢節永寧等縣悉在崇山峻嶺之間狆苗出沒之所現在之員內亦有宜於此而不宜於彼者至若新任之員苗情未諳更難料理倘權量其才斟酌調換一轉移間似與地方有益應

此説是斟酌允當然後具奏否亦容臣會同督臣題請定例總乞
皇上天恩指示欽遵謹
奏
貴州政務不甚繁劇且有邊俸推陞之例亦可謂仕路不留滯矣若因其窮苦而特開新例恐他省咸欲效尤殊爲未便設如此行則所謂邊缺海缺河缺缺之苦者豈止貴州一省而已況朕原開有不次擢用之途以待賢員循吏也至於本省調補任爾量才題請如果有戢

盜安民刑清政簡之能員何待三年五載亦不須大計甄別之歲儘可隨時舉薦以示鼓勵安用拘定成規以啓鑽營以滋口實耶

雍正二年七月初六日貴州巡撫臣毛文銓謹

奏爲奏

聞事竊惟方面有司凡倉庫錢糧難容虧空地方民事不宜怠弛臣於此二者時刻留心靡敢或懈至於倉庫一項臣現在徹底清查尤不敢絲毫容其欺

偽緣地方遼濶不能纖悉周知大約虧空銀兩者尚少而虧空米穀者不乏其人臣之愚見欲俟一切查明之日如其果係侵餌不論多寡即行究參倘係霉爛或係歷任流傳未補勒令一併作速全完免其即挂彈章其於倉庫實有裨益理合奏明

謹

奏

總在汝一秉至公相機度宜而整理之但須還朕一是

字朕未令膠固拘泥而不通融以行政也

同日又

奏為奏

聞設立社倉等事臣蒙

皇上勅諭設立社倉以及勸農種植孳養等事仰見

聖天子保惠元元重農務本至意臣切諭各屬不許以

官勢臨之聽其感化自為積以歲月則社倉之法

無不行而耕耘種植孳養之道無不備矣謹

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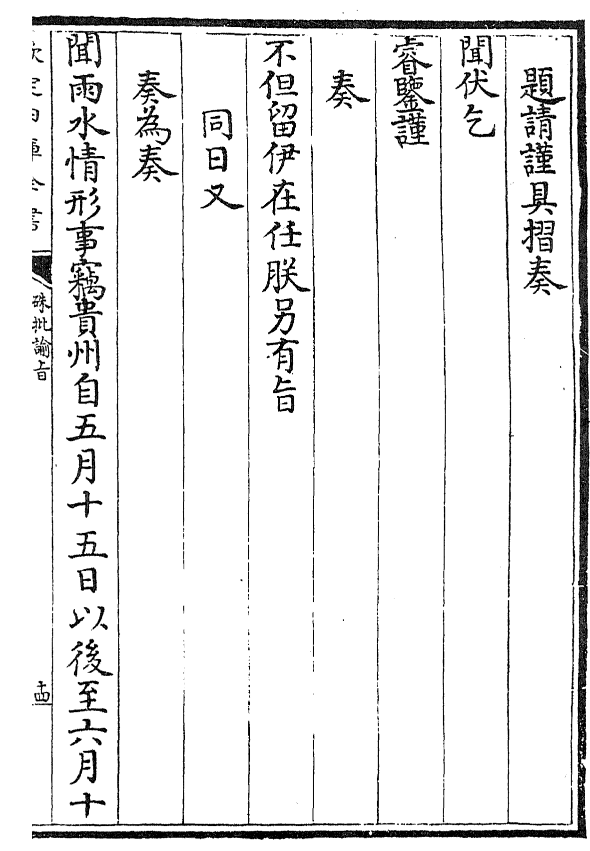
凡利民善政須圖悠久循序漸進力行不倦而又加以廣耳目明勸懲將公事一如家事用心未有不克辦集之事也勉之

雍正二年七月初八日貴州巡撫臣毛文銓謹

奏為仰籲

聖恩事竊查安順府屬之普定縣知縣何經文才守實為黔省州縣中第一督臣高其倬提臣趙坤無不

深器其為人今經文之父何鼎身故遺命將經文出繼伊弟何巽為後經文聞報泣懇奔喪伏思人才難得且臣現在整理厰務業經咨會督臣將次具本題奏已委經文董理其事查經文實係竭已奉公之員伏乞聖主俯允在任守制俾臣得收臂指之使仰沐天恩非淺矣臣不敢冒昧



題請謹具摺奏

聞伏乞

睿鑒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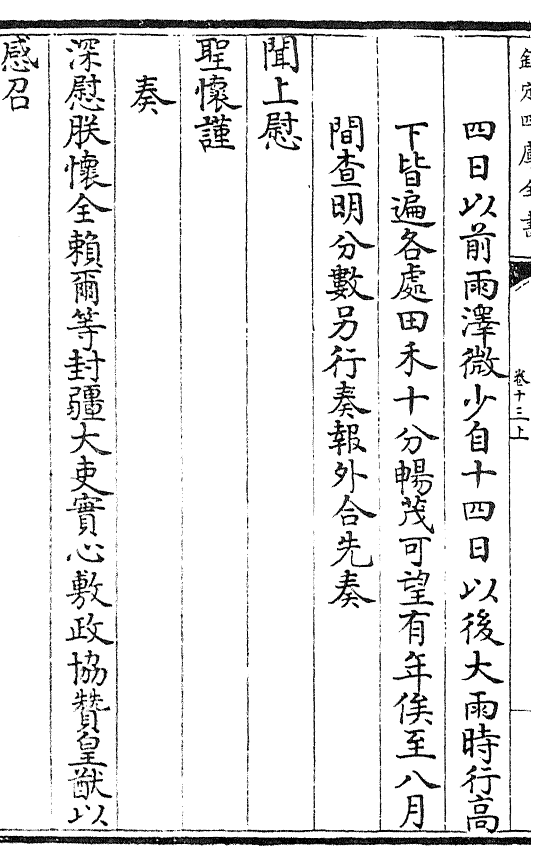
奏

不但留伊在任朕另有旨

同日又

奏為奏

聞雨水情形事竊貴州自五月十五日以後至六月十



四日以前雨澤微少自十四日以後大雨時行高
下皆遍各處田禾十分暢茂可望有年俟至八月
間查明分數另行奏報外合先奏
聞上慰
聖懷謹
奏
深慰朕懷全賴爾等封疆大吏實心敷政協贊皇猷以
感召

天和也此理有如立竿見影若稍存信不及之心則失之

毫釐謬以千里勉之慎之

雍正二年八月二十八日貴州巡撫臣毛文銓謹

奏為遵

旨回奏事竊臣具奏前任撫臣金世揚私動庫銀收買

水銀一事欽奉

硃批又八月十二日新任貴東糧道臣李日更至黔欽

奉

上諭各到臣除奉
發密議臣查照欽遵外竊惟我
皇上聖明天縱雖在萬里之外猶如
廷陛之間莫不昭晰無遺貴州吏治之壞起於劉蔭
樞查劉蔭樞本非貪殘之輩但其性膠固偏執凡
地方一有苗賊刦擄焚燒具報巡撫衙門蔭樞輙
怒形於色屬官逆探其指惟以諱匿逢迎而各處
苗賊窺見隱微遂目無法紀矣武備之弛實起於

張文煥查張文煥秉性貪殘而又絶不整理營伍標下員弁賢不肖無分才不才靡别是以將士灰心兵丁解體致使兗茵更無忌憚文煥之後繼以張致悉步前軌故地方益不可問矣提臣趙坤到公當所奏任以来實心任事又復清勤加意整飭地方但緣廢弛已久一時不能奏效所以不及總兵任内之聲名

惟不務隱飾為要天下所貴只一誠字

聖明在上臣斷不敢一字瞻狥以蹈欺罔之罪也臣自

奉

硃批後即知會提臣來省詣臣署跪讀

諭旨遂與臣密商整飭地方諸務嗣後臣敢不仰遵

聖誨文武和衷互相勸勉實心供職以冀圖報

是皇上拔擢殊恩竊查定廣一帶苗性兇頑與尋常不

同臣未到之先督提二臣業已咨商擬撤回該協

營分防安平龍里千把二員兵一百四十名增添

於定廣兩處臣到任後復准督臣知會熟商現在

備查險要之所會同提臣確議將來若猶不足以

資彈壓另行具摺請

好

旨遵行至於有司貪婪臣必當嚴行禁止以身先之除

不使凍餒之外斷不容其朘削民膏以肥子孫事

無大小臣惟有一一凜遵

聖訓悉心料理屏絕私情

君父之外不知有他獨是臣識淺才庸未克仰副

勉力為之

聖懷為憂懼耳抑臣更有請者貴州漢少夷多而又有

一種不法奸民每每從中播弄以殺擄為常臣愚以為治此等兇徒必當威先恩後然當此歷任頹靡之際如只杖斃數人猶不足以寒其心而落其膽仰請

聖諭許臣便宜從事凡獲苗犿極惡之渠魁漢奸窮兇首惡立刻請出

王命綁赴市曹即行處斬仍傳首諸夷示衆伊等見迅速不測如此莫知端倪則地方庶幾可望少安然

臣非策之萬全亦不敢輕舉妄動也理合一併奏
明請
旨可否之間伏候
睿裁謹
奏
滿保孔毓珣曾類此舉行過數事偶一為之以懲戒兇
頑未為不可但不可過多耳設或地方上擒獲得極惡
渠魁審究明白一面正法即一面將其情罪并正法緣

由具奏以聞

雍正二年十月二十四日雲貴總督臣高其倬貴州提督臣趙坤貴州廵撫臣毛文銓謹

奏為奏

聞擒獲定廣兇苗事竊查黔省諸苗惟狆家苗一種甚為不法而為該地方之渠魁者名阿近性極兇頑恃其胞弟阿臥膂力過人復恃其所居之地名散幹者山深箐密峭石參天極其險峻欲至其穴者

須由地名線塘西孟一帶而進兩邊怪石嵯峨草樹茂密惟中間一線之路二人不能並行實為天險一遇擒捕者賊黨隨潛伏兩邊放弩抗拒兵役輙被殺傷又復迫脇各寨諸苗荼毒往來商旅毫無忌憚臣等叨荷

聖恩膺此封疆重任首在整飭地方今近賊如此兇頑不法若不及早規畫良圖發兵擒剪偷姑息養奸即為地方之大害然非調發官兵懾其兇威終難

擒獲故臣坤即咨會臣其倬臣文銓遂調大定平遠等鎮協及提標前後營遊擊卜萬年等守備吳從周等并千把各員共官三十一員兵二千四百名前往於九月二十日從定番起行經由各寨初雖不免驚惶臣等各揭示曉諭罪止渠魁餘所不問槩免株連各寨見示莫不歡呼遵化願為前導於是官兵直至賊穴咽喉地名底塘分布環劄而近賊輙將通巢要口盡用木石壘塞臣等屢示機

宜官兵用命各攀援而入阿近等遂即分逃大箐於十月初七日拏獲阿近胞弟阿臥并妻若子及黨賊阿柴阿保阿五阿戎阿雄各官兵復向各大箐窮搜於本月十四日四更仰仗

總仰賴

上蒼並

皇上天威拏獲渠魁阿近而官兵並未損傷一人臣等

皇考在

天之靈垂佑之所致亦卿等忠勤為國之效也

隨出示安撫撤兵所有散幹各處險峻之所督率弁員力行平治其餘要害之處亦皆設立汛防至於官兵口糧臣等暫令將定廣兩州存倉米石動

地方上此等大事豈有捐補之理應題請開銷

支捐補不敢開銷正項其擒獲各賊臣毛文銓分

別正法容正法後另摺具

奏所有擒獲渠魁及黨賊緣由合先奏

聞查此等事原不應擅騎驛馬但因平殄惡苗事關重

大罔敢稽延之故伏乞

皇上睿鑒謹

奏

如此可喜之事乘驛來奏猶嫌其遲也卿等此番戡定

惡苗之勞績甚屬可嘉朕不勝欣悦已另有旨諭部矣

雍正二年十一月十七日貴州廵撫臣毛文銓謹

奏為奏請

聖恩事竊查貴州苗害大則定廣次則安順再次則都

匀黎平等府臣叨荷

聖恩膺此重任敢不竭盡駑駘力圖報効今都匀已獲

久經漏網積年難得之兇苗羅三龍查羅三龍雖

非阿近阿臥可比然亦係該地方之元兇首惡此

賊一除地方亦可少安容臣飭拏夥盜具題正法外至於黎平臣已諄諄嚴飭各該土司改弦易轍禁戢部苗現在相機整理獨安順府屬鎮寧州所轄之康佐司土官薛世幹者其罪實浮於各處土司伊住居之處名曰白老虎寨其險峻與定廣阿近阿臥所居之散幹無殊世幹每每指揮部曲偵探殷實民苗及往来商旅恣行刦殺及至嚴檄提拏而世幹竟恃險深藏藐抗不出已非一日矣臣

與督提二臣再三計議若不嚴行究處不但各處
奸苗益無忌憚即通省土官亦皆效世斡之所為
矣若再大興師旅或恐官兵一至其地互有殺傷
莫若先行化誨故臣即會同督提二臣遣修文縣
知縣朱齊年至其寨中諭以禍福令其作速來歸
待以不死倘猶敢恃險抗不到官則必立即剿除
世斡聞諭即同朱齊年来省臣遂繫之於獄除另
行具本請

旨歸流革去康佐司土官名目并於平遠協抽撥千總一員兵丁一百名即駐白老虎寨防守外至於世幹一犯固無惡不為者也但其聞諭即至省城不費一矢而除此一患者實因臣許待以不死故也今若不踐前言恐將來不能取信夷人伏望聖慈免其一死將伊終身監禁在獄盡其天年則信行自然照爾所請以昭明信而法立矣理合奏聞謹

奏

知道了四月九月間官兵被辱貽笑苗夷之事為何隱而未奏

雍正二年十二月十八日貴州巡撫臣毛文銓謹

奏為恭謝

天恩事竊新任大定鎮臣丁士傑至貴州省城奉傳

此係年羹堯等之論

諭旨有人奏稱毛文銓居官甚巧操守平常又有人奏

此係隆科多等之論

伊操守尚好才情平常朕所期望則不如是望伊才

情操守俱好但不知伊果趨向那一邊欽此竊臣自

此朕之所望於汝者也

奉

恩綸不勝惶悚之至

何必惶悚若不能副朕所望惶悚亦無益但日前苗夷拒捕之隱諱朕甚輕汝之不誠於汝前摺曾經批諭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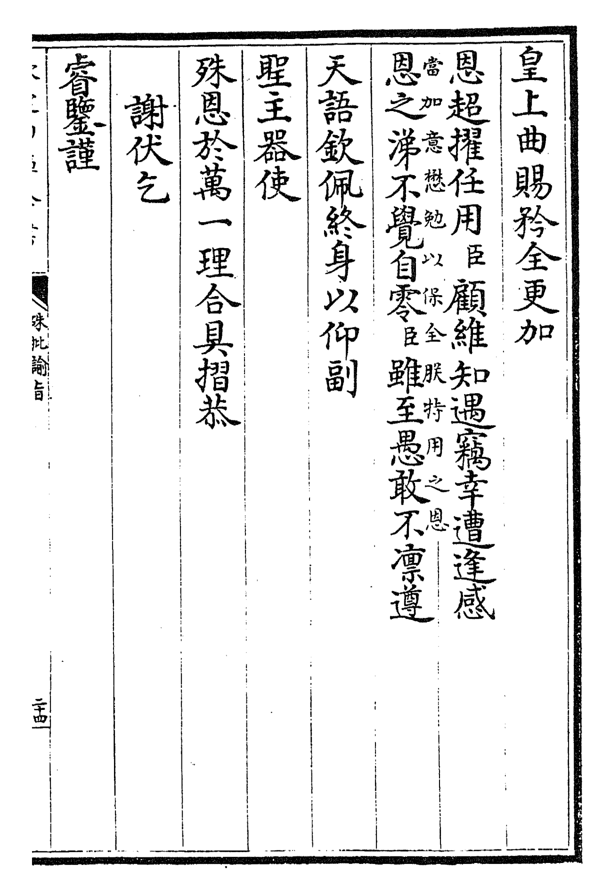
伏念臣庸愚之質生逢

聖世服官二十六年虛靡廩祿毫無報稱

皇上御極以來選俊登庸人材輩出庸碌如臣者一長無取三黜何辭況復有以居官甚巧操守平常論

奏於

黼座之前者乃蒙我


皇上曲賜矜全更加
恩超擢任用臣顧維知遇竊幸遭逢感
恩之淬不覺自零臣雖至愚敢不凛遵
當加意懋勉以保全朕特用之恩
天語欽佩終身以仰副
聖主器使
殊恩於萬一理合具摺恭
謝伏乞
睿鑒謹

奏

勉之勉之第一不可趨奉權要以私害公於爾無益而反有損也宜切以為戒

雍正三年正月二十六日貴州廵撫臣毛文銓謹

奏為奏

聞府備勒捕兇苗事竊查貴州一省惟苗夷為地方深患雍正二年十二月內據安順府報稱有狆苗焚刦唐三寨生員胡種玉等家臣即飛檄行查知為

廣順州所屬地名者貢長寨克苗查廣順州所屬者貢長寨昔有極惡狆賊之首名阿棍者與定番州已正法之阿近相為雄長者也臣到任後正欲擒滅而阿棍適因同類相殘誤中飛矢身死今𤇆刦唐三寨既屬者貢長寨克苗必為阿棍黨賊無疑臣於本年正月初二日委安順府知府何經文齎持令箭移會營員商同廣順州知州盧兆鶚責令該處頭人確查拏獻嗣據何經文報稱會同提

如

此人久任貴州居官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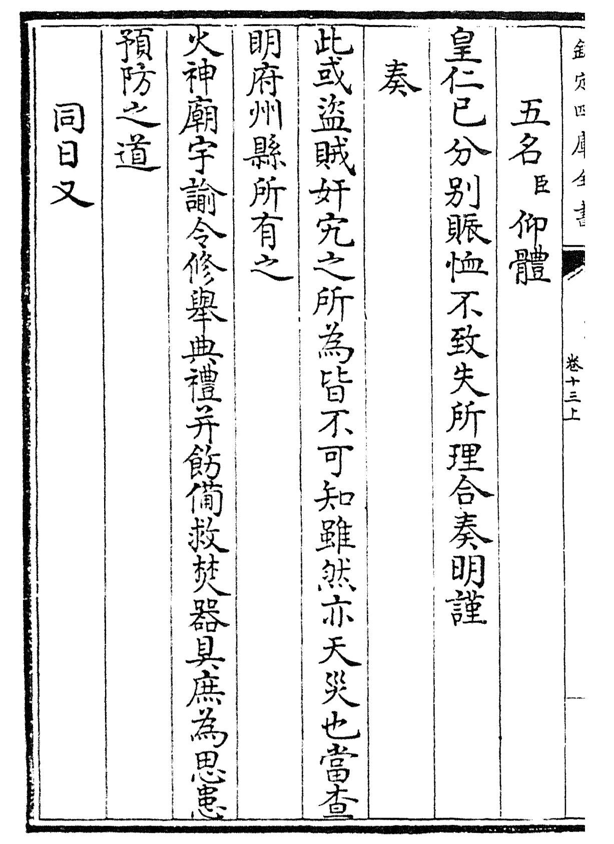
標前營守備鄔元度帶兵二百名親至廣順州商
同該州盧兆鶚相機行事矣昨又據何經文等報
稱有者貢長寨二處頭人見府備親往情願自行
查明拏獻俟拏獻到日審題外理合先行奏
聞謹
奏
凡事貴協於中不宜偏執遇有事時惟圖安靜則誤於
因循無事時鋭意振作則失之孟浪若貪功而妄逞兵

威斷然不可苗猓雖愚亦人類也豈無良心既示之以
威即宜繼之以德總要武弁整飭營伍有司清白吏治
數年後再無不感化之理也勉力為之

同日又

奏為奏

聞事竊查雍正二年十二月十二日鎮遠府失火共延
燒民房一百零五戶並未傷人又十七日大定州
失火共延燒官民房五百九十七戶被燒身死者



五名臣仰體

皇仁已分别賑恤不致失所理合奏明謹

奏

此或盜賊奸宄之所為皆不可知雖然亦天災也當查

明府州縣所有之

火神廟宇諭令修舉典禮并飭備救焚器具庶為思患

預防之道

同日又

奏為恭謝
天恩事竊臣遣承差王三聘等奏請
聖恩乞將康佐司土官薛世斡終身監禁摺內奉
皇上硃批四月九月間官兵被辱遺笑苗夷之事為何
隱而未奏欽此臣跪讀之下悚惕靡寧臣蒙
皇上高天厚地之恩擢陞貴州巡撫雖粉身碎骨猶不
足以報稱萬一寧敢一事隱瞞自外
生成查定廣惡苗阿近阿卧等為害已非一日臣昔在

雲南時知雍正元二年間被劾定廣副將陳元勲遣兵擒捕疊被阿近阿卧等殺傷臣到任後思阿近等斷不可一日姑容正在屢次遣人偵其虛實之時而副將陳元勲遽於雍正二年八月間並不先禀督提二臣亦無片紙具報臣衙門即帶兵三百名假以遊廵為詞潛至西孟等處僅令千把數員共帶兵一百二十名前進伊竟駐劄在外致被阿近等放弩拒敵箭傷兵丁一十二名被阿近等

捉去一名旋亦放出臣探知此信即星飛知會督
提二臣發兵擒拏官兵於九月間分三路而行有
黔西協之左營遊擊郭世發平遠協之右營遊擊
楊振統領官兵夜宿谷令苗寨鈐束不嚴致使兵
丁失火延燒谷令之苗忽自驚疑認為官兵併欲
勦滅伊等遂各上山放弩而官兵恐為近賊之黨
亦各放鎗至曉仍即掣至定番諸將當亦傳諭頭
人釋其疑畏臣據報復揭示諸苗旋各翕然遵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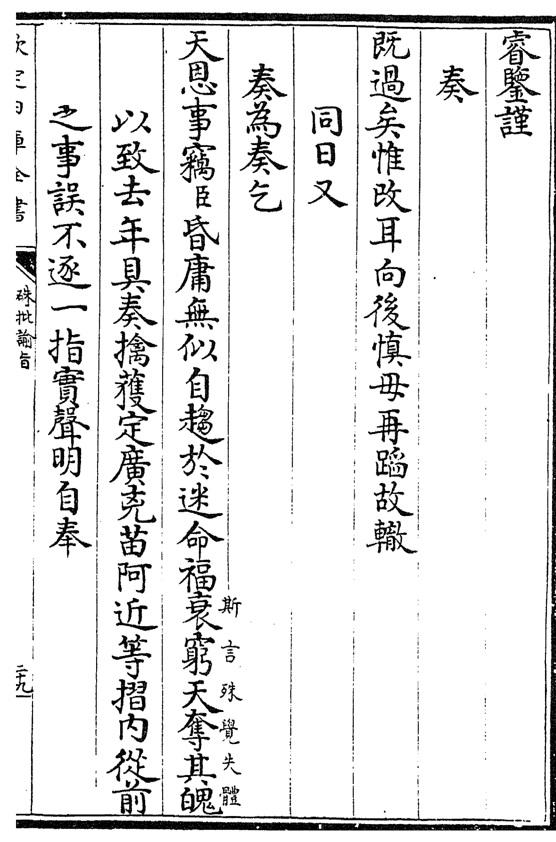
故官兵得移步為營前抵賊巢擒獲阿近等臣愚昧無知竟不備細奏明臣之昏庸實無辭自解乃蒙

聖主寛其罪責此誠

天地并包之大德父母曲恕之深仁臣感激之下涕泗為零自問此後愈不知所以仰報矣理合具摺恭

謝

天恩伏乞



睿鑒謹

奏

既過矣惟改耳向後慎毋再蹈故轍

同日又

奏為奏乞

天恩事竊臣昏庸無似自趨於迷命福衰窮天奪其魄

斯言殊覺失體

以致去年具奏擒獲定廣兗苗阿近等摺內從前

之事誤不逐一指實聲明自奉

硃批神䰟飛越寢食遺忘今後更不敢避煩瀆之咎務當一一奏陳外至於阿近阿卧正法緣由欽奉

硃批令臣具題但查題本似與客摺不同所有雍正元年三月以後官兵被辱之事臣愚昧無知題本之內仍未敢指實聲明合先

奏乞

天恩仰祈

睿鑒謹

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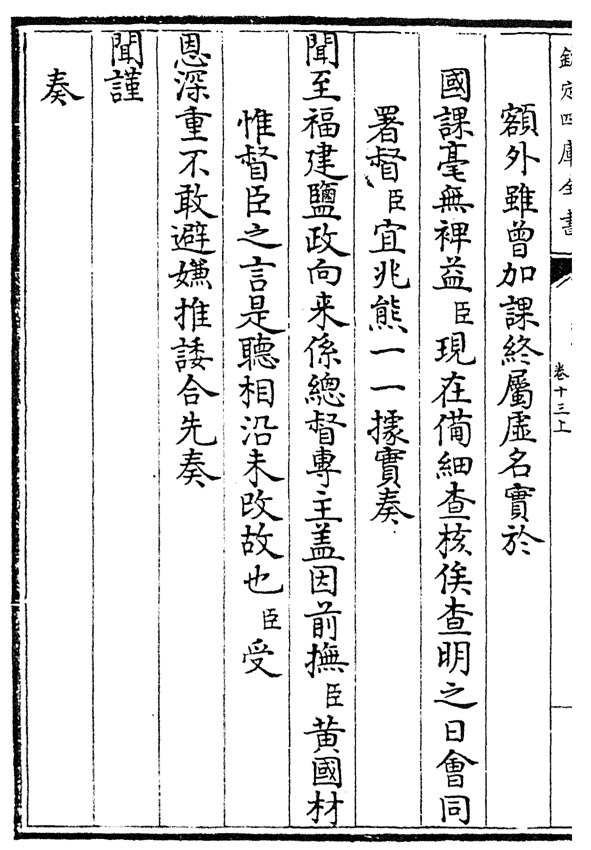
論理本內亦當聲明何也使天下後世知我師出之有名不亦善乎總之天下無可隱諱之事當深以此為戒

雍正三年十月初六日福建巡撫臣毛文銓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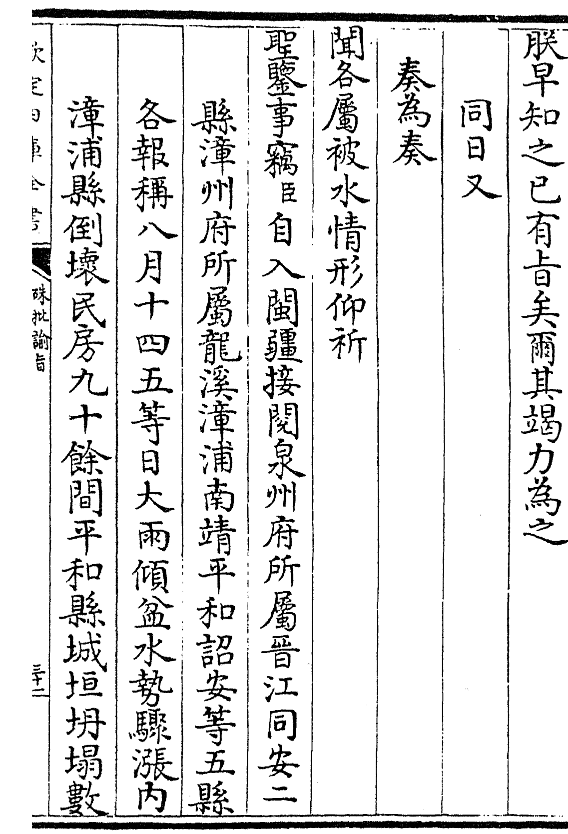
奏為奏

聞事竊臣蒙

皇上天恩補授福建巡撫自九月十四日入境以及到省以来凡有言及鹽政者莫不云官民交困且言



額外雖曾加課終屬虛名實於
國課毫無裨益臣現在備細查核俟查明之日會同
署督臣宜兆熊一一據實奏
聞至福建鹽政向来係總督專主盖因前撫臣黄國材
惟督臣之言是聽相沿未改故也臣受
恩深重不敢避嫌推諉合先奏
聞謹
奏



朕早知之已有旨矣爾其竭力為之

同日又

奏為奏

聞各屬被水情形仰祈

聖鑒事竊臣自入閩疆接閱泉州府所屬晉江同安二縣漳州府所屬龍溪漳浦南靖平和詔安等五縣各報稱八月十四五等日大雨傾盆水勢驟漲內漳浦縣倒壞民房九十餘間平和縣城垣坍塌數

丈又該縣之礎溪壩一處已被湮没淹死男婦二十名口十六日水即漸退幸各處田禾俱未傷損等因臣一面飛檄藩司分别賑恤一面委員各處查勘臣又查得七月十七日大雨連宵有福寧州所屬之福安縣被水甚大人民廬舍漂没最多即田地亦被衝壞四五百畝前任督撫臣滿保等發銀二百兩賑恤在案理合一併據實奏

聞伏乞

皇上睿鑒謹

奏

今歲直省在在皆有被水處必毋致一夫不獲其所乃

朕意也撫恤之道不宜少怠

同日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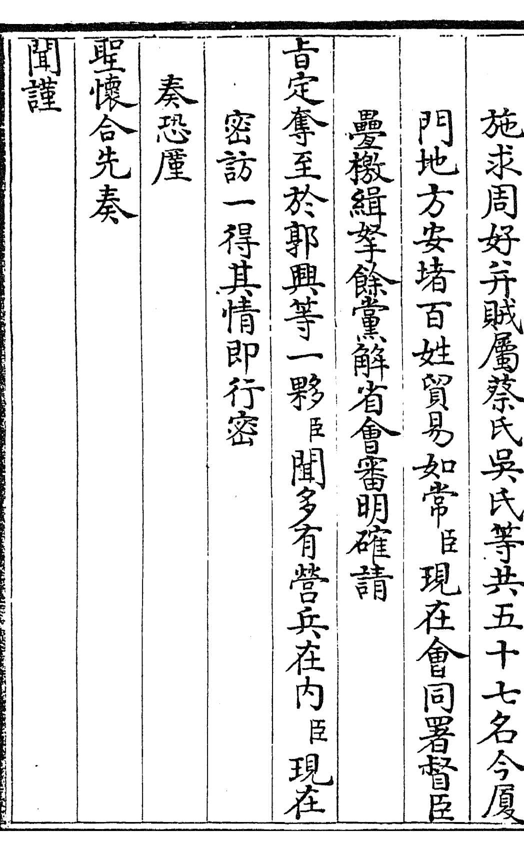
奏爲謹陳厦門流匪情形并前後獲犯事竊厦門地

方於八月二十五日黄昏時候有流匪數十餘人

各執腰刀竹鏢欲進城刦庫當即現獲首犯郭興

吳壘等一十餘名臣一聞此信即飛檄移行嚴加擒捕並立差親信之人星夜往厦門確查去後因該地念四崎地方向有營中空房一所歷係郭興吳壘二人看守不意此二賊暗蓄不良遂竊引漳州同安二處無藉之徒數十餘人到厦門假稱與土地神慶壽演唱偶戲暗製器械原訂於二十六日放火搶劫至二十五日夜賊徒內有一人飲醉露形衆賊恐其事敗不及待至明日遂一擁而出

至走馬路即搶刀鋪各執兇器分而為二一攻城外中營守備魏國泰衙門該備率家丁向前對敵賊遂退出一攻城内中營叅將李若驥衙門該將亦率領家丁迎殺賊即由東門逃出適遇該標將備領兵前来追至海邊即先後拏獲郭興吳壘劉奪劉衆劉賞林使吳靖鄭敢林培陳五王細吳語等一十二人而官兵内亦被賊殺傷身死施勇陳辰陳紹祖等三名今復據各該文武又先後拏獲


施求周好并賊屬蔡氏吳氏等共五十七名今廈門地方安堵百姓貿易如常臣現在會同署督臣疊檄緝拏餘黨解省會審明確請旨定奪至於郭興等一夥臣聞多有營兵在内臣現在密訪一得其情即行密奏恐廑聖懷合先奏聞謹

奏

此事於各處奏報朕已知悉當嚴緝務獲勿使一名漏網斷不可稍有疎縱

同日又

奏為奏

聞事竊查福建一省處於山海之間兵民刁悍而生監抗糧尤為惡習總因從前姑息成風以至於此此等頽靡之風必須漸次挽除臣亦斷不敢顧忌人

言而仍蹈當時之轍也通省倉穀前任督撫二臣歷年奏報撥運浙江漳泉之米至今未經買補者甚多其撥運之米多有贏餘每次或餘二萬或餘一萬餘總之撥運多者餘銀即多撥運少者餘銀即少此所餘之項前任督臣滿保竟有取用者臣愚以為此等銀兩雖屬額外贏餘之項亦可存作正項開銷之用豈容私行取用海關稅務前任撫臣黄國材題奏贏餘之外尚有糖稅銀兩國材仍

循舊轍自行收用不入贏餘查糖税者係江浙客
民赴臺灣買糖裝往各該地方銷賣過關輸税之
項嗣後臣即同贏餘一併搭解
内府分釐不敢染指若遇紅毛等船到閩輸税更多
日後倘有来者雖絲毫臣亦據實
既有此奏當秉公辦理據實奏聞不必稍為瞻顧
奏明臺灣一府孤懸海外該地又復五方雜處兵民
更多不法而加以生熟各番天性兇頑務須在臺
文武同心合力日夜隄防方免後患今閩巡臺御

此語朕所未聞可訪問的確即行奏知

史及鎮府各官俱不相合殊非地方之福臣既有所聞不敢不

奏至於該地原為反側不常之所凡屬蟻聚為匪事發類有富戶人等為之謀主臣前者在京面奉

恩旨該地富戶必當設法移歸內地仰見

皇上至聖至明無微不燭但查無事遷移人情無不震駭此事所關甚大不敢透露風聲所以即該地方

甚是此舉必待高其倬到任後詳悉斟酌而為之慎毋

文武亦不便輕忽諭知臣惟密為經畫今欲飭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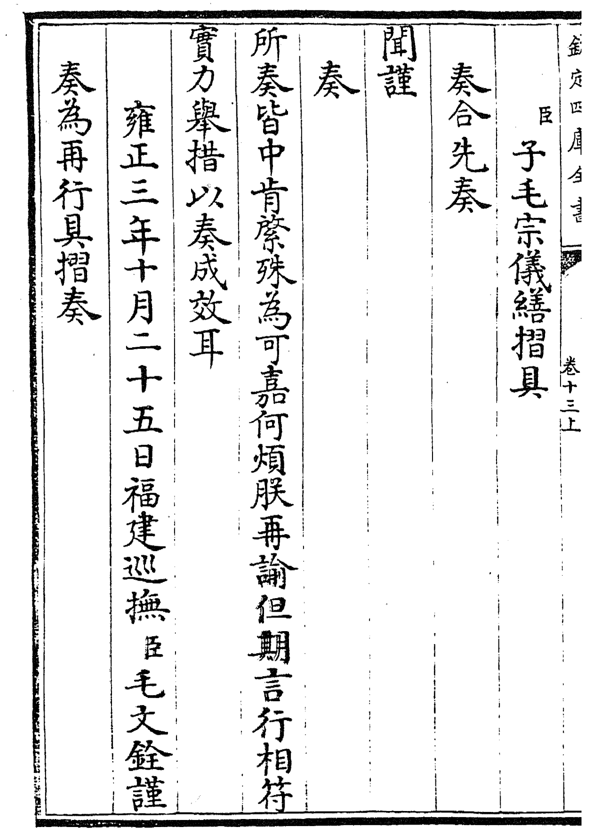
輕露

臺灣道府等員無論强竊兇毆放火等項大小案件一經發覺即行通報批審如內有富戶人等為之謀主者除治罪外即借此押移內地不許容留在臺多事并嗣後聚衆刦殺案內有富戶為之謀主者除治罪外即抄沒其家如此漸漸行之則人不駭而事獲濟是否有當仰請

總待高其倬到閩共相商妥然後施行

皇上指示遵行至臣面奉

皇上密諭數事臣現在欽遵密訪俟毫髮無疑即口授



臣子毛宗儀繕摺具

奏合先奏

聞謹

奏

所奏皆中肯綮殊為可嘉何煩朕再諭但期言行相符

實力舉措以奏成效耳

雍正三年十月二十五日福建巡撫臣毛文銓謹

奏為再行具摺奏

聞事竊臣前

奏海關糖稅前撫臣黃國材自行收用一事臣再四細查乃係各省商民往臺灣販買黑白糖觔仍回各省貨賣由廈門掛號按船收取名曰驗規故每船一隻納銀一十六兩二錢非照糖觔上稅因前摺尚未分晰故再具摺奏

聞臣訪得此項銀兩有云商客情願即在臺灣完納如果就臺灣完納則船隻尚多不止五六七百即每

隻十六兩二錢之外猶可量增資助臺餉有云前項船隻亦有不甚情願者其說不一故臣未敢冒昧現在飭行細查容俟毫髪無疑即便舉行伏乞

皇上睿鑒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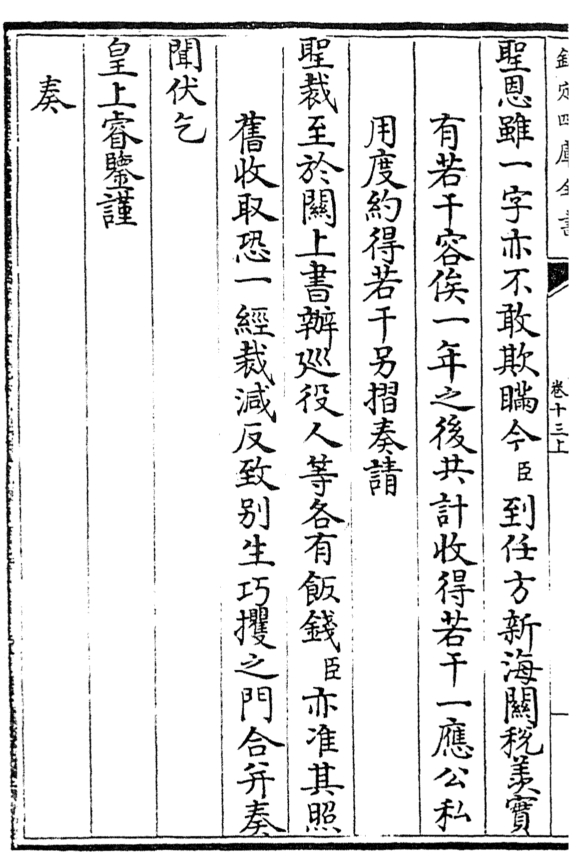
奏

宜查訪的確詳審斟酌而行

同日又

奏為奏明養廉事竊臣巡撫衙門向有布政司羨餘

銀五千兩馬械銀一千九百餘兩稅羨銀一千兩
及臣標親丁銀九百九十餘兩今自海關歸於巡
撫又增火耗一項查海關收稅歷分三等大商船
廈門等處加二泉州等處加一小商船及漁船無
耗每歲約有二萬兩上下臣閳黄國材即以此項
耗羨及布政司衙門羨餘等項作一切公用銷除
臣查巡撫衙門雖有公用然亦未必竟須如許且
國材尚有糖船驗規又收各屬節禮臣蒙



聖恩雖一字亦不敢欺瞞今臣到任方新海關稅羨實有若干容俟一年之後共計收得若干一應公私用度約得若干另摺奏請

聖裁至於關上書辦巡役人等各有飯錢臣亦准其照舊收取恐一經裁減反致別生巧攫之門合并奏

聞伏乞

皇上睿鑒謹

奏

所奏甚是知道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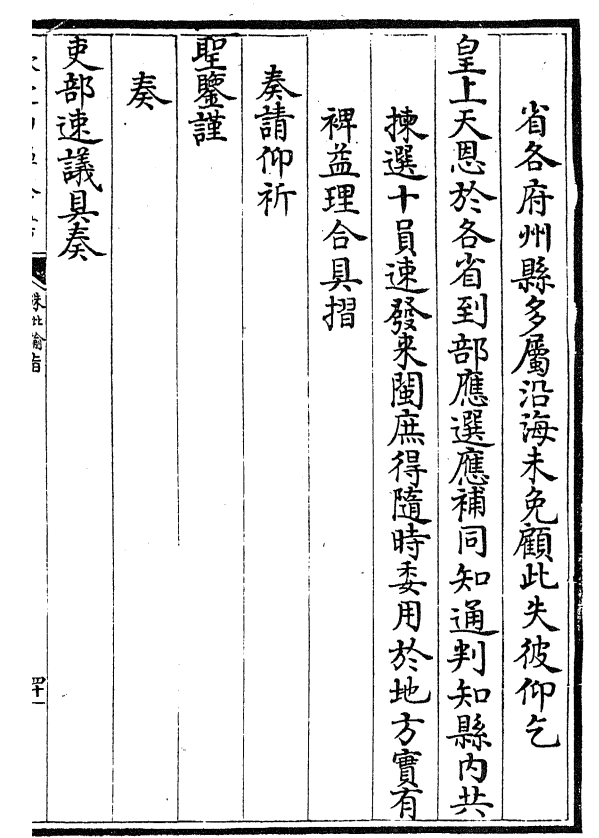
其橄欖木且緩起解朕諭部另有咨文行知

同日又

奏為仰請

聖恩事竊查福建一省處於山海之間民情刁悍不但性好抗糧習嫻爭訟抑且動輒操戈羣相鬭殺而沿海各縣更多偷越外洋恣行刦掠苦害商民若非清廉強幹之員塞其作奸之路扼其走險之途

則錢糧抗欠訟獄繁興以及外洋盜案勢必日甚日深查通省九府一州一十六同知通判六十一縣現在出差事故府廳縣共缺官一十五員其餘雜職亦共缺官二十五員其間雖選補有人而迄今終未到任者總因數千里程途不能一時得至故也况臣細訪各屬不稱職者頗有其人勢須条劾以肅官方將來即有接踵到任之員亦必有接踵去任之員是缺者終缺咸在隣封選委佚查閩


省各府州縣多屬沿海未免顧此失彼仰乞
皇上天恩於各省到部應選應補同知通判知縣內共
揀選十員速發來閩庶得隨時委用於地方實有
裨益理合具摺
奏請仰祈
聖鑒謹
奏
吏部速議具奏

同日又

奏為奏

聞事竊臣莅任後節據漳浦營縣各報稱本年九月二十日酉刻漳浦縣城内有奸徒一名黄尾者門首忽插榕樹青枝為記適漳浦營功加官蔡隆及馬兵黄進二人巡查地方見之因形跡可疑遂將黄尾拏獲解赴該營中軍守備成偉轉報該遊擊李彪該遊擊一面帶兵巡邏一面即委守備成偉知

照文員會審訊據黃尾供稱有一涂廷向伊云今
晚有匪類進城搶奪富户你家門首揷了榕樹青
枝就可免搶奪等語並供夥犯游躍徐愷寧涂法
涂蒲程實昂仔幷涂廷等遂差兵丁前後拏獲復
據徐愷寧供出林昂為首又徐貌一名又有名陳
鎮者家中現藏旗一面鼓鑼各二面單刀兩把又
據兵役拏到陳鎮搜出單刀鳥鎗木棍腰刀復據
供出夥犯林穆等十名會集於周招家中又據兵

役拏獲林昂一犯訊據供稱伊係做醫生度活因
林棍家中有厦門逃來流匪吴通陳罔二名請醫
治刀傷即商量入夥實係林棍為首林棍是個監
生旗布器械都在他家衆人在周招家等語即據
兵役拏獲林棍及徐貌現解漳浦縣收審各等因
到臣臣查林棍等聚衆製械欲進漳浦縣城搶刦
富戸實因厦門匪類郭興等一案所以聞風而起
若不從重究處何以懾怖奸人之膽幸所獲已多

奸徒四散逃亡人心大定臣現同署督臣星飭確

審審明後臣愚以為此案奸徒雖聚衆商謀搶刦

然實未上盜似與厦門郭興等公然殺害官兵者

不同臣欲商同督提二臣將内為首及藏械藏人

者即在該地杖斃抄没其家外其餘夥犯嚴行枷

責仍按輕重分别永行禁錮看守是否可行伏乞

皇上天恩指示謹

奏

此案斷不可寛縱俾匪類漏脫貽害良民不特有違國法亦係大損陰德事也此等縱虎歸山之假仁慈胸中萬萬存不得但以嚴而不枉為要特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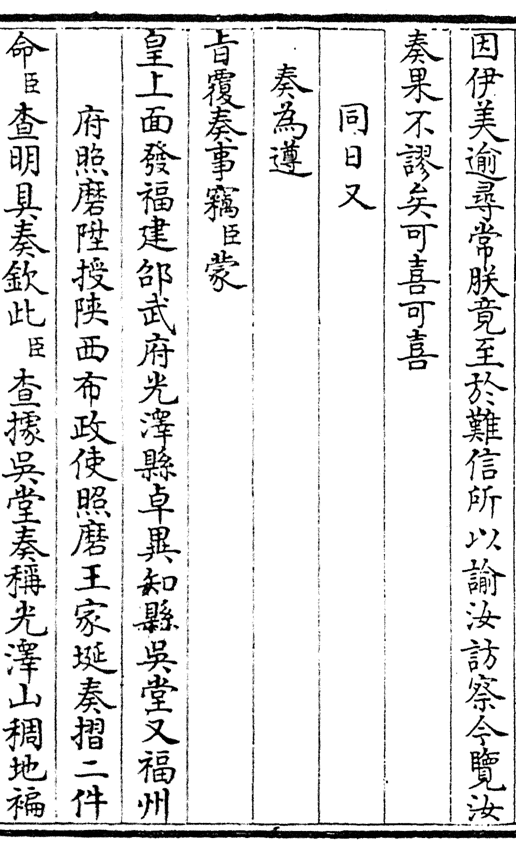
雍正三年十一月十九日福建巡撫臣毛文銓謹

奏為遵

旨密奏事竊臣蒙

皇上面諭確查福州將軍宜兆熊居官之處臣到任後將伊從前及現在所行之事細細留心訪察宜兆

熊居官和平行事醇正操守亦甚廉潔每年所得
隨丁餉銀除捐造盤鎗火藥檳木旗纛并買稻穀
及供給清書義學外尚剩銀五六百兩又訪得宜
兆熊若有用度不敷之處前任督臣滿保撫臣黃
國材各有些微幫助臣訪查確實理合據實密
奏伏乞
皇上睿鑒謹
奏



因伊美逾尋常朕竟至於難信所以諭汝訪察今覽汝
奏果不謬矣可喜可喜
同日又
奏為遵
旨覆奏事竊臣蒙
皇上面發福建邵武府光澤縣卓異知縣吳堂又福州
府照磨陞授陝西布政使照磨王家埏奏摺二件
命臣查明具奏欽此臣查據吳堂奏稱光澤山稠地褊

竟有無田而頂虛糧者緣民間賣田豪家乘急抑勒縮少糧數方肯售買延至田又轉售糧則仍留原戶臣設法免徵節省塟解仍勸民間山脚水濵稍可開砌成田之處勻補虛糧等語查開墾之田例應造報題達陞科豈容別抵虛糧況凡買地抑勒賣主少過錢糧者皆豪惡所為今若將開墾之田代其勻補則嗣後豪惡益無忌憚今惟應通行各屬確查所轄凡有虛糧各令受業之人照數收

回輸納所有開砌成田勻補虛糧之處不便准行又據奏稱大戶包攬衆小戶錢糧藐不完官恃衿成黨縣官容之則虧課治之則招怨等語查閩省惡衿包攬甚多臣現在嚴行釐剔州縣各官專司錢穀若以招怨為憂何事不成姑息嗣後如有實心為公不畏强禦者臣即行

奏薦庸懦無能者臣即當叅處則地方頹敗之風庶

好

幾得以少變焉又據王家埏奏稱閩省山多田少

田不多墾米不足用仰請

皇上勅諭殷實之家預發穀種牛具搭蓋草房招徠窮

民在於山海邊隅之地盡力開墾成熟照例陞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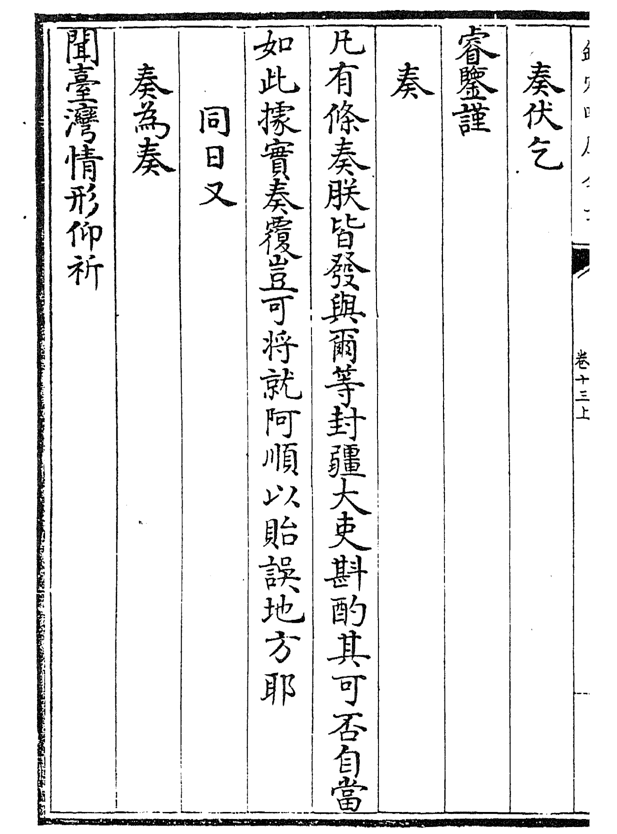
各分籽粒等語查開墾荒山荒地例應地方官設

法借給牛種如今有力之家預發則有力者悉屬

豪强一經預發日後成田無窮抑勒佃户勢不能

堪況搭蓋草房閩省尤為首禁蓋慮山海之區不

法之徒棲息為非故也亦不便准行理合查明具



奏伏乞

睿鑒謹

奏

凡有條奏朕皆發與爾等封疆大吏斟酌其可否自當如此據實奏覆豈可將就阿順以貽誤地方耶

同日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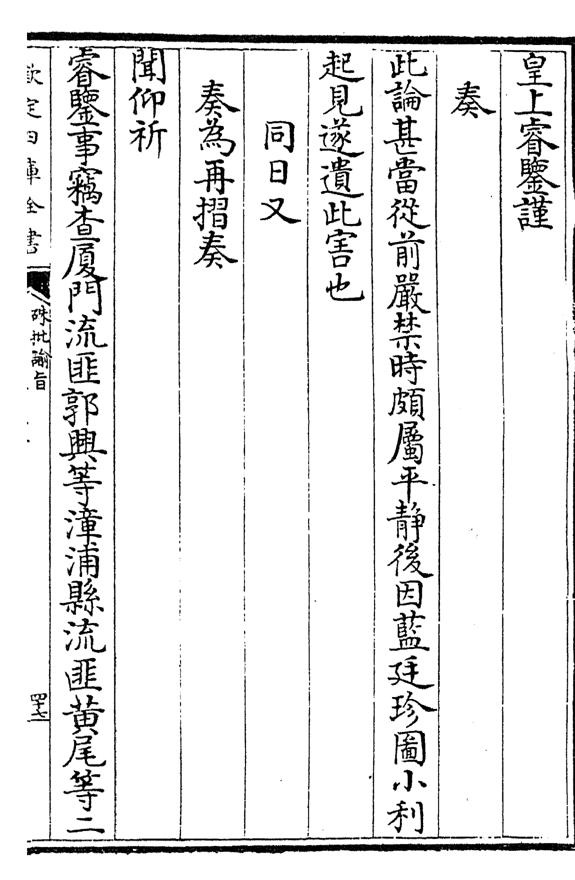
奏為奏

聞臺灣情形仰祈

睿鑒事竊查臺灣府遠處重洋之外凡居彼地之人為
習俗所移最易生事又有生番之患查生番殺害
人民歷年不一而足即本年亦三四見矣然推原
殺害人民之故悉由被殺之人自取夫生番一種
向不出外皆潛處於伊界之中耕耘度活內地人
民或因開墾而佔其空地間山或因砍木而攘其
籐梢竹木生番見之未有不即行殺害釀成大案
者為今之計惟有清其域限嚴禁諸色人等總不

許輙入生番界内方得無事臣已檄行道府移會營員務令逐一查明在逼近生番交界之間各立大碑杜其擅入但地方遼濶走險之徒必有百計圖維而偷入其中者恐亦未能盡絶至於招撫生番一事地方各官亦有被不肖熟番所欺有以熟作生者在内然此係風聞之事虛實尚未分明但既得此言不敢不據實陳

奏伏乞



皇上睿鑒謹

奏

此論甚當從前嚴禁時頗屬平靜後因藍廷珍圖小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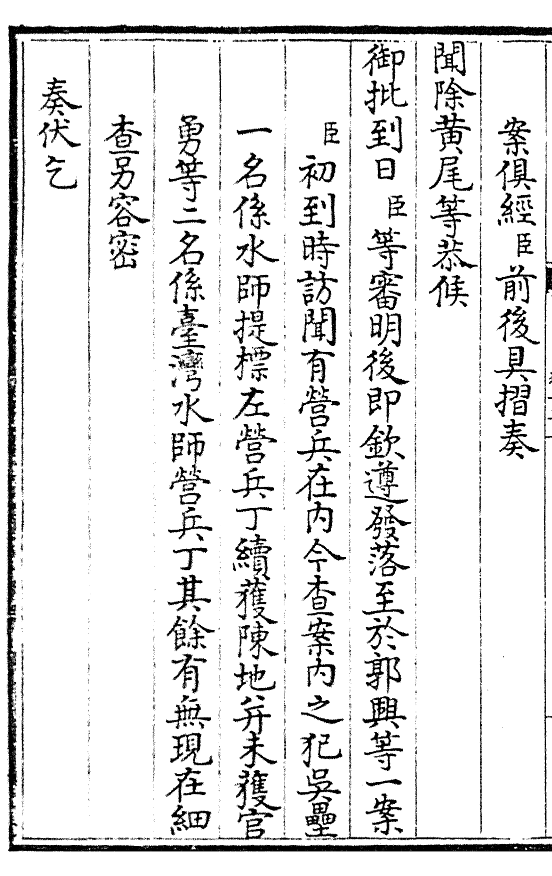
起見遂遺此害也

同日又

奏為再摺奏

聞仰祈

睿鑒事竊查廈門流匪郭興等漳浦縣流匪黄尾等二



案俱經臣前後具摺奏
聞除黃尾等恭候
御批到日臣等審明後即欽遵發落至於郭興等一案
臣初到時訪聞有營兵在內今查案內之犯吳疊
一名係水師提標左營兵丁續獲陳地并未獲官
勇等二名係臺灣水師營兵丁其餘有無現在細
查另容密
奏伏乞

皇上睿鑒謹

奏

此等事件只宜從嚴慎毋絲毫欺隠為要外無别諭也

同日又

奏為奏

聞事竊閩省藩庫錢糧據布政使臣秦國龍造冊請盤

前來經臣逐一細盤並無虧空查秦國龍才雖中

平而監守庫藏尚屬謹慎至於兑收各屬錢糧每

百兩原有加平三四五錢不等放餉時在外各標鎮協營並無加平短少數十平中間有一二平短少錢餘然非國龍有意為之也其在省將軍督撫各標每百兩歷来各加三錢國龍均照舊例而行令兑收各屬錢糧臣只令每百兩加平一錢放餉時除将軍督撫諸臣各標仍令每百兩各加三錢外其餘各鎮標協營務彈兑畫一理合一併奏

聞謹

奏

泰國龍老成人也朕可以保其操守

同日又

奏為奏

聞事竊臣接准部咨欽奉

皇上特旨將福建鹽政

命臣管理竊臣自莅任以來即聞人言藉藉咸云福建

鹽政敗壞不堪并稱雖曾加課終屬虛名經臣具

摺奏
聞臣今再四訪查始得其詳蓋緣閩省田地甚少窮民
倚鹽為生者不可勝數如延建邵等府一切委官
運賣凡有餘滯悉為弁員人役所有失業之人無
所仰賴此造言生事之所由來也至於所稱雖曾
加課終屬虛名之處又因前督臣滿保將雍正元
年九月奉文起至十二月底止并雍正三年正月
起至六月底止徵收一應課銀槩增入雍正二年

之內報作贏餘夫元年并三年徵收之一應課銀

總屬

朝廷國課盈此即絀彼此終屬虛名之言所由來也

臣 思措置之方必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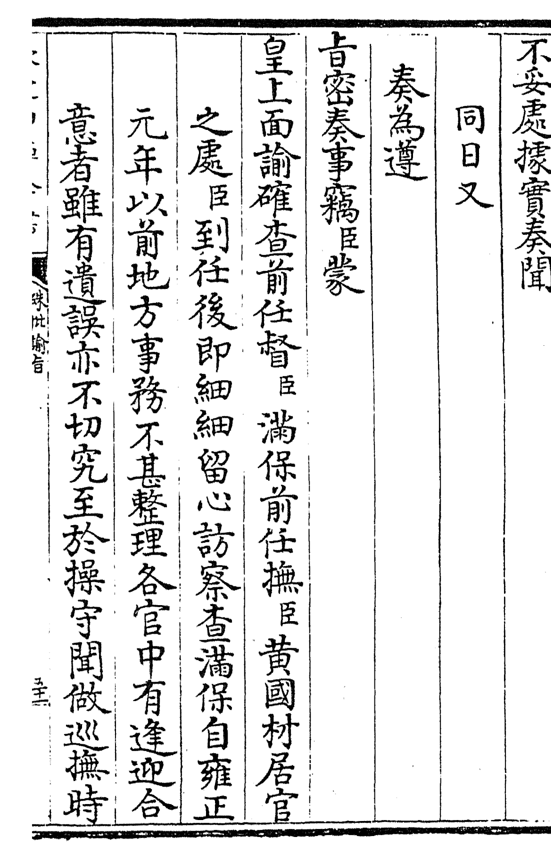
國計民生兩有裨益方能經久查興泉道陶範於鹽

政甚為練達人亦老成 臣 現與再三斟酌務求公

私均利分別

奏請施行 臣 恐新任運司景考祥未能一時即有條

理欲暫留陶範在省協辦半年或十個月再令回
任理合一併
奏明仰祈
聖鑒謹
奏
甚好滿保鹽務內之弊端雖毫末亦不可代為隱飾必
盡情剖露方是
再者景考祥非朕信用人也觀其言行似非誠實倘有



不妥處據實奏聞

同日又

奏為遵

旨密奏事竊臣蒙

皇上面諭確查前任督臣滿保前任撫臣黃國材居官

之處臣到任後即細細留心訪察查滿保自雍正

元年以前地方事務不甚整理各官中有逢迎合

意者雖有遺誤亦不切究至於操守聞做巡撫時

甚好一陞總督後即變節不但保題委署及
年節間屬員餽遺概行接受即伊母親生日亦勒
令各屬送禮自
皇上即位以來屢加申飭地方事務比從前留心即操
守亦稍謹飭但於節禮一項雖不明收仍令屬員
私下併送此雍正元二年之事也到本年又復不
堪各項都收即奉召
陛見一事尚未定日起身就要各屬先送盤纏民間詞

訟滿保原不染指聽斷尚屬公平本年二三月後即多顛倒臣訪係伊子博諾不肖瞞著滿保暗得賄賂所致至於黃國材地方事務頗知留心但要買名欲得紳士歡心是其受病之處若操守竟與滿保做總督時無異不惟各項都收即伊家眷起身及廣西捐穀等事寫書與各屬求其幫助盤纏惟詞訟不取臣訪察甚確理合據實密奏臣一身孤立滿保黃國材各有骨肉之親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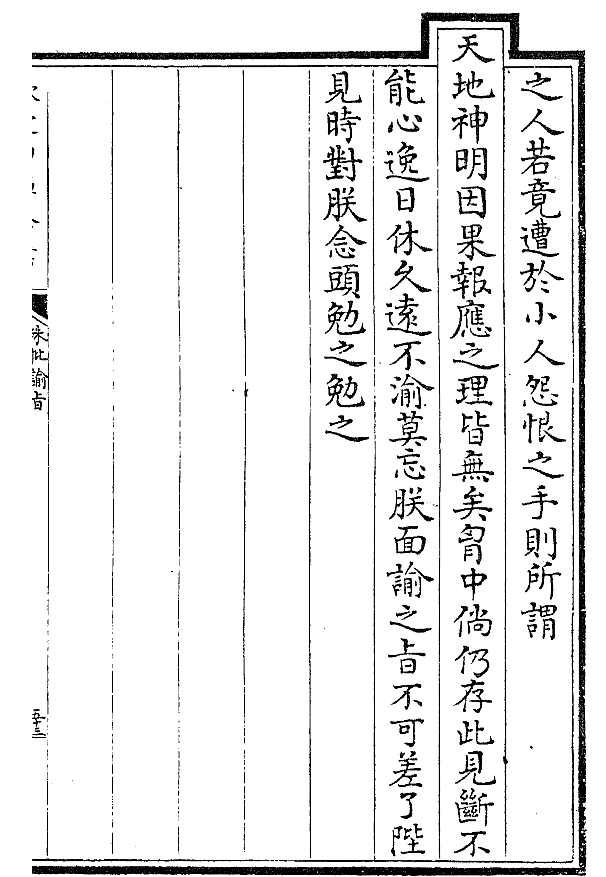
朝若知臣如此據實奏

聞必然怨恨終身伏祈

聖主天恩曲賜保全謹

奏

可笑之極滿保黄國材二人豈待爾奏朕始知悉切毋存此鄙小之見怕人不如畏天假如將無作有揑辭陷人亦不必怕人更當畏天秉公直陳於君父之前為國家除貪懲惡乃大陰功德行事也此等公直立心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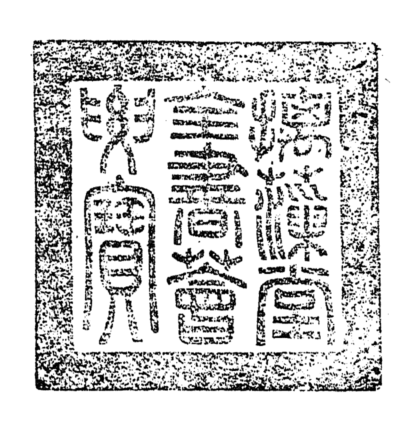
之人若竟遭於小人怨恨之手則所謂

天地神明因果報應之理皆無矣胷中倘仍存此見斷不

能心逸日休久遠不渝莫忘朕面諭之旨不可差了陞

見時對朕念頭勉之勉之

硃批諭旨卷十三上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編修臣楊壽楠

謄録監生臣朱清渠